

著夫涅格屠
譯試金巴

詩文散

刊叢活生化文

XXXI

詩 文 散

IVAN TURGENEV

譯 試 金 巴

文 化 生 活 叢 刊

第 三 十 六 種

中華民國八年八月上月海四版
中華民國九年五月重慶初版

文 化 生 活 叢 刊

第十三種

巴 金 主 編

散 文 文 詩

屠格涅夫著
巴金試譯

發行行人

吳文林

發行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一路八弄號

重慶國民一路五四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印刷所

定價圓六角

目 錄

一 一八七八年

田野	一
對話	五
老婦	五
狗	八
我的敵人	一
乞丐	一
愚人的裁判	三
滿意的人	七
處世的方法	一九
〇	一〇

世界的末日	一一一
馬霞	一一四
愚人	一一七
一個東方的傳說	一一〇
兩節詩	一一〇
麻雀	三四
頭骨	三九
工人與白手人	四一
薔薇	四三
紀念 U.P 伏列夫斯加亞女士	四五
最後的會晤	四八
訪問	五〇
NECESSITAS-VIS-LIBERTAS!	五一
施捨	五六

蟲	五九
白菜湯	六一
蔚藍的國	六三
二富豪	六五
老人	六六
訪員	六七
兩兄弟	六九
利己主義者	七二
大神的宴會	七四
斯芬克司	七五
仙女	七七
友與敵	八〇
某督	八二

二 一八七九年——一八八二年

岩石………	八四
鶴………	八五
明天！明天！………	八八
自然………	八九
「殺死他！」………	九一
我要種什麼呢？………	九四
「薔薇花，多麼美，多麼新鮮！」………	九六
海上………	九九
某某………	一〇一
留住………	一〇二
高僧………	一〇四
我們要繼續奮鬥………	一〇六

門檻	一〇八
禱辭	一一一
俄羅斯語言	一一三
後記	一一五

田 野

七月的最後一天；在周圍一千維爾斯特^①之內，在我們的故鄉俄羅斯。

連綿不斷的藍色瀰漫了整個天空；天上一片微雲，半在飄浮，半在消散。沒有風，天氣和暖……空氣就像新鮮的牛奶一樣。

雲雀在頻鳴，凸胸鳩在呼喚伴侶；燕子靜悄悄地飛來飛去；馬有的在長嘶，有的在嚼草。狗也不叫，却文靜地站在那兒搖尾巴。

空氣裏有着烟和乾草的氣味，還夾雜了一點樹脂和獸皮的氣味。開滿了花的大麻放出牠濃郁的甜香。

一條深的斜谷。兩旁種着成排的楊柳，上面枝葉繁茂，下面樹幹却已龜裂了。一道小溪流過山谷中間；水底的小石子在清澈的漩渦中顫動着，遠遠地，在天和地的分界線上現出一條大河的

碧流。

沿着山谷，一邊是整齊的穀倉，和大門緊閉的小堆棧；另一邊是五六間木板屋頂的松木小屋。每個屋頂上都豎得有一根鵝籠的高桿；每家的門口都有一匹熟鐵鑄的短鬃小馬。殘缺的玻璃窗上輝映着彩虹的七色。窗門上繪着花瓶。每一家的門前都有一個整潔的小堦；貓兒在土阜上晒太陽，牠們的透明的耳朵很機警地豎着；高高的門檻內攤着外屋的幽涼。

我鋪開馬衣，就睡在山谷邊緣上；四周是香氣撲鼻的新割的稻草堆。聰明的農人把稻草散放在茅屋前面；使牠在炎熱的日光裏晒得乾燥些；隨後再把牠放進倉裏去。在那上面睡覺是再舒服不過的了。

孩子們髡髮的頭從每個乾草堆裏鑽出來；鳳頭母雞在草堆中尋覓蒼蠅和小甲蟲，一隻白唇小狗在纏結的麥稈中間打滾。

亞麻色頭髮的少年穿着清潔的外衫，低束着腰帶，脚上穿笨重的皮靴，靠在一輛沒有駕馬的馬車上，彼此鋒利地打趣着；時時張開嘴露出他們的白牙齒。

一個圓臉的年青女人伸着頭在窗口探望；她聽着他們的話發笑，或者在笑着乾草堆中孩子們的頑皮。

還有一個年青女人用她有力的手膀從井裏拉出一個濕淋淋的吊桶……吊桶不住地顫搖，長的
閃光的水點沿着桶滴下來。

一個老太婆站在我面前，她穿了一件條紋布的新裙子，和一雙新皮鞋。

一串大的空心珠子在她帶黑的瘦頸上繞了三轉，一塊帶紅點的黃頭帕包住她的灰白頭髮，快
蓋到她失神的眼睛了。

可是她一雙老眼裏却含着歡迎的微笑；起皺的臉上堆滿了笑容。我敢說，這個老太婆已經到了七十歲了……然而就是現在也還可以看出她年青時候是一個美人。

她把她那太陽晒黑的手指轉動了一下，她右手拿着一碗冷牛奶，上面浮着一層奶酪，這是新從地窖裏拿出來的；碗底的四邊還黏着一滴一滴的牛奶，好像是一串一串的珍珠。她從左手手掌上遞給我一大塊麵包，好像在說：「吃吧，歡迎你，過路的客人！」

一隻雄雞忽然啼起來，煩躁地拍着翅膀；牛棚裏一隻小牛的叫聲嫋嫋地響應着牠。

「老實說，多麼好的燕麥啊！」我聽見我的車夫在這樣說。……啊，廣漠的俄羅斯田野的滿足、安靜、豐饒呵！啊，最大的和平與安樂呵！

(二)貯藏食物的地下室。

一個思想來到我的心頭：在君士坦丁堡聖莎非亞寺院^③的圓頂上豎起十字架的壯志^④ 及我們城市的人所努力追求的一切，在我們這兒的人看來，又算得什麼呢？

一八七八年二月

③同教大寺院。

④諷刺當時俄國人對所謂『東方問題』的關心。這『東方問題』便是——一八五三——五六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和一八七七——七八年的俄土戰爭的誘因。

對話

「不論是少女峯⁽¹⁾或黑鷹峯⁽²⁾上面都還不會有過人的足跡。」

阿爾卑斯的絕頂……鬼峨懸崖的連脈……羣山的中心。

羣山上面是一片淺綠，清朗，沈靜的天。嚴酷的寒氣；堅硬而閃光的雪；風吹冰蓋的連山的
沈鬱的峯頂從雪中突出。

地平線的兩邊聳立着兩堆巨塊，兩個巨物，這便是少女峯和黑鷹峯。

少女峯對牠鄰居說：『你可以跟我講什麼新的事情嗎？你看見的比我多。下界可有些什麼

？』

兩三千年過去了……那不過一分鐘的時間。黑鷹峯用牠的吼聲答道：『濃雲蓋着大地。……等

一會兒吧。』

⁽¹⁾⁽²⁾都是瑞士阿爾卑斯的高峯。

又過了幾千年：還只是一分鐘的時間。

「喂，現在呢？」少女峯問道。

「現在，我看見了；下面一切仍舊是那樣。青的流水，黑的樹林，灰色的石堆。蟲兒在這些中間爬來爬去，全是無謂的紛擾，那就是從沒有褻瀆過你我的兩脚動物呢。」

「是人們嗎？」

「是，人們。」

幾千年過去了。還只是一分鐘。

「喂，現在呢？」少女峯又問。

「小蟲好像少了些了，」黑鷹峯響雷般地回答。「下界看得清楚多了。水退了些，樹林也稀疏了。」

幾千年又過去了，還只是一分鐘。

「現在你看見什麼？」少女峯說。

「我們四周像是更乾淨了，」黑鷹峯答道，「可是遠遠地在山谷裏仍還有一些點子，還有什麼東西在動。」

「現在呢？」再過了幾千年（還只是一分鐘）後，少女峯又問。

「現在好了，」黑魔峯回答，「到處都清爽了，什麼地方都是白的……到處都是我們的雪，連綿不斷的雪，還有冰。什麼東西都給凍住了。現在好了，安靜了。」

「好，」少女峯說。「不過我們話也講够了，老朋友。是睡覺的時候了。」

「睡覺的時候了。」

大山睡去了，清澄的碧天在永寂的大地的上空睡去了。

一八七八年二月

老 婦

我獨自在曠野中走着。

我突然覺得背後有輕微的、小心的脚步聲。……有人跟在我後面。

我回頭去看，見到一個矮小、駝背的老婦，她全身裹在灰色破布裏面。只有她的臉從破布中間露出來；那是一張黃色的、起皺的、尖鼻的、沒有牙齒的臉。

我向她走去……她站住了。

「你是誰？你要什麼？你是一個討飯的？你求人賙濟嗎？」

老婦沒有回答。我埋下頭看她，我看到她兩隻眼睛上面都蒙着一層像有些鳥類有的那種半透明的薄膜或薄皮；鳥類就用牠來保護眼睛，免得受到太強的光損害。

可是在老婦的眼睛上，這薄膜並不移動也不讓瞳仁露出來……因此我斷定她是個瞎子。

「你求人賙濟嗎？」我再問了一遍。「你為什麼跟着我？」可是老婦跟先前一樣並不回答，

她只是退開一點兒。

我掉轉身來，繼續走我的路。

我又聽見那同樣輕微的、整齊的，也可以說是潛行的脚步聲，在我身後響起來。

『又是那個老婦！』我想道，『為什麼她老是跟着我？』可是接着我心裏又想：『多半因為她眼睛看不見，迷了路，現在跟着我脚步聲，想跟我一塊兒到有人烟的地方去。不錯，不錯，就是這樣。』

可是我的心却被一種異樣的不安抓住了。我開始覺得那個老婦不只是在跟我，她還是在指引我，她在驅使我或左或右地走着了，並且我不知不覺地順從着她。

然而我還是往前走……可是，看啊，在我前面，就在我的路上，有一個又黑又寬的東西……那是一種洞穴……『一座墳！』這思想從我腦中閃過。『她就趕我去這個地方！』

我連忙轉過身去。老婦又站在我面前……可是她能夠看見了！她用她那殘酷的、兇惡的大眼睛（一隻猛禽的眼睛）望着我……我埋下頭看她的臉，看她的眼睛……又是那同樣不透明的薄膜，那同樣瞎了眼的、呆板的面容……

『啊！』我想道，『這個老婦便是我的命運。就是人逃不了的命運呵！』